

十四、避難香江十年

過江名士兩大問題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大陸上的朋友，避難香港者甚多，其中與我發生過關係者有杜鎮遠、林家樞、陳伯莊、侯家源、凌鴻勛（竹銘）、張荊臣、王文山、虞魯伯、田定庵、曾養甫、余英傑、潘光迥、袁家麟、曾廣智、何墨林等，真是過江名士多於鯽，誠爲一時之盛。大家分居香港九龍從事活動，而活動目標不外兩件大事：第一是謀生，第二是教育子女。大家初來港九時，腰囊中都有些積蓄，但坐吃山空，不能維持好久。王文山先生對小兒女們常說：「腰有千錢，每日一錢，能用好久？」子女教育問題，小學中學尙容易解決，要求入香港大學，內地學生之英文程度無法考取；但祇此一間，別無分鋪，爲父母者真傷透腦筋！

移居香港後，先將長女擷英，長子傳方，送入一間東方中學讀四年級，等他們畢業後，再設法出國。同時向母校伊利諾大學註冊部接洽，說明我是該校畢業生，擬將子女送來深造，問其手續如何？當收到復函及申請書兩份，囑填好寄還。得到東方中學畢業證書後，即將申請書寄去。一個月後得復照准入學。第二件就是回中華民國外交部申請護照。那時國民政府已移臺灣，幸在澳門設有特派員辦事處，於是父子三人回到澳門，申請留美護照。囑先回香港將來護照直接寄港。兩星期後收到護照，大家歡喜。末了一關是美國領事館簽證，這一關最難過，有許多人等過一年尙未批准。我幸有好友道崙士 Dorrance 他代我向美領事說明我過去身份，以及與美國政府的關係，等到了一兩個月後，方將

簽證弄妥。然後乘飛機去美。兩個小孩子，大的女兒才十九歲，小的才十七歲，離家萬哩去讀書，實在捨不得，但當時情形險惡，共軍勢盛，英國兵無力抵抗。萬一共軍侵港，而我為親美派，曾為CAT高級職員，不被清算才怪！我被清算，我的子女決不會被輕放，所以此行並不止是求學而且是逃命。那時母校中自命為中國學生之保姆的德瑞波太太，Mrs. Draper 尚健在，我就寫信托她代為照管。同時函請支加哥一位朋友屆時到火車站接他們，並送他們換火車去學校。他們到校時就打一電報回家說已「安抵」。如此一件大事總算辦妥。我將一年費用滙存校址銀行，請每月交兩人各一百元，以維持生活，學費另繳。下課後他們每星期更番寫家書一封，我則每星期回信一封。以為如此可以安心讀書，四年畢業後，再說了！誰知事有不如預測者。一九五一年春後兩人來信報告美國大學中，共黨份子活躍，到處找學生加入。繼而他們都要求回來，我大大緊張，再三函囑安心向學，勿向課外活動，說得聲淚俱下。男的年紀小些，有點聽話了。女的聲言要回大陸，我竭力勸止，不得回信。一日接到傳方兒來信說：「姊姊已決定加入團體回大陸，我無法勸留！」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不得已等報上消息，幾時回港。後來南華早報消息說，留美中國男女學生一批乘某船於某日到港。將於上午幾時在尖沙咀碼頭登陸，直上火車駛往廣州。在尖沙咀時，不得與家人見面云云。屆時我到尖沙咀車站一探，原來車站上用繩索攔起，有大批警察站崗，不許進出。俄見大隊男女學生列隊前行。隊伍中我看見擲英女與一女伴同行，并不旁視，所以我們并未算見了面！走完後，我看見凌鴻勳先生，他說受楊毅幫辦之託，來看看他的女兒回歸大陸的。他們也未見面！據說他們到了深圳廣州都大受歡迎。幾個月後

大陸傳出消息，我的女兒寫了自白書，大罵其父親云云。兒子傳方總算讀完大學並轉入東方布朗大學 Brown Univ 得到機械博士。這是第一批讀大學的子女。

以後中學畢業的是二女掬英，再想走原路去美。美國領事對道崙士先生說：「等第一批的學生回港後再說。」幸彼時加拿大移民局放鬆可讓中國學生入境，那時友人楊千里先生的女兒與一僑生結婚住加京渥太華，就函託代為打聽那家大學好，她復函介紹渥太華大學，於是決定送二女掬英入渥太華大學並請楊曉天小姐照應。此為第二次遣送。為省錢起見，她乘威爾遜總統號去美國三藩市，再乘火車東去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她是九龍德貞女子高中畢業，她長於數理。到大學後專攻數學。三女蘭英次年在九龍馬利諾爾中學 Mary Knoll 畢業後，就步二女後塵也到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大學，她的英文好，在大學所修為英文與社會科學。她乘的是克利夫蘭總統號去美轉加。此為第三次遣送。每遣送一次家庭經濟就縮緊一次，但為他們的一生計，無論如何困難，我矢志要他們大學畢業取得獨立自由的資格。最後剩下一個傳正小兒。他到香港才上小學，畢業後考入培正中學，中學畢業時適培正加設大學，所以他在香港讀了大學課程，到一九五九年美國准我們一家移民，他那時就飛到伊利諾大學，讀畢業後步他的大哥後塵也轉到布朗大學讀得博士。這樣，我幾經困難，都使他們讀完了大學，完成我的志向。

台灣聘約歟未應命

我初到香港時以逃命爲第一要着，所以先將兩個大孩子送走，如果中共來港，我拚老命一條，三個小的憑他們的運氣去求生，當時交通部部長賀衷寒首來聘書聘爲交通部設計委員會委員，聘書是卅九年六月十九日發出的，我當時不知內容也就辭其好意。一九五〇年夏臺灣省政府交通處處長侯家源兄來函：「日前王崇植兄來談以薩本遠兄擬赴美工作擬請兄在美援運用會工作，其待遇爲折合美金二五〇元之新臺幣：：大約須一個月內來台等語，請善爲考慮示復。」我當時考慮結果仍以不去爲上策。一九五二年好友沈鶴年先生約去台北擔任其手創之聯成公司職務，此公司以宋子良爲後台，并爲西屋電氣公司台北代理人，生意甚好。我考慮甚久，沈并將入台證寄來。當時省主席爲吳國楨兼保安司令，其副司令爲彭孟緝。我考慮至再仍以不去爲宜；因爲我從來未學過做生意，第二我本行爲機械對於電機不甚透徹。沈先生對我有厚望，我自己實在無此學問與能力，不能誤人家的事。有許多機會去台，而我始終未去，其最大理由就是台灣幅員人口皆不及大陸一省，而國民政府全部移台，人才過剩，而位置有限；人浮於事則必啟爭端，反有害於事。果然，兩三年後即發生尹仲容、胡光蕙官商勾結貪污舞弊的誣裁案件。一時報紙雜誌大事渲染，鬧得滿城風雨。雖然多少月後水落石出，但尹仲容辭職家居聽候制裁，胡則縲絏圈圍七個月，弄得家破人散！僧多粥少，勢在必爭耶？余不敢斷其是非也。尤有進者，我半生生活全賴政府照顧，此時政府在萬分困難中，何不自尋活路不再累國家？所以決定學閥廣華僑諸前輩之困苦奮鬥，到海外找生活！

香港經商談何容易

兩個孩子去了美國後，身邊積蓄所餘有限，祇有支出而無收入之經濟狀況，十分困擾，在家人面前又不能現出窘態；所以每日照舊出門若有辦法然者。其實我每日出門，由漆咸道家門口乘公共汽車到尖沙咀天星輪渡碼頭，候乘天星小輪渡海。小輪每五分鐘或十分鐘開行一次，票價頭等二角二等一角，甚爲方便。香港登岸後即步行中環德輔道中，牛奶房茶座，叫一杯咖啡土司，坐下來靜靜思慮一番，上午辦事的辦事，上學的上學，並沒有幾個人在飲茶，倒也清靜！除週末在家團聚外，每日如此，並沒有考慮出什麼名堂來。有一天，老友余英傑由我座旁經過，就坐下來應酬一番。并約我到樓上他的公事房談談。原來有幾位清華同學在上面開了一個中懋公司，我當時就碰到了潘光迥、王士奇、袁家麟、桂中樞等；他們都是中懋的股東兼董事，每日來此辦公。這房子是怡和公司，怡和的大老板王大陸做生意時與潘光迥很熟，潘到港避難，大老板就以兩座公事房無頂費租與潘開設公司。余英傑就利用兩座之一開設一個美國股票公司專門代客買賣紐約股票潘以房東資格爲股票公司股東之一每月收到房租及薪水。同時中懋本公司就做進出口生意。場面設備均甚堂皇，王士奇與潘爲聯襟，抗戰時他是駐在印度的交通部代表，我經過印度時同他見過幾次，並承他招呼一切，至今感激。袁家麟是袁世凱的孫子，學經濟的。桂中樞是四川才子，中英文均佳，他當時爲南華英文早報寫社論，他的主張切中肯綮而文字簡潔有力爲一般人所愛讀。他在公事房與大家聊天，就闡發其宏論，一杯咖啡後就寫成一篇社論，看上去輕而易舉，其造詣甚深也。大家來往談說頗有興趣，他們就呼我加入股本爲股東并爲董事。加入後就每日過海上班學做生意。其要點在知道誰要買什麼，誰有什麼賣，我們在中間

拉攏講價，自然以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於中取利。就是搵客生涯。香港這地方，人口多，個個要賺錢吃飯，個個要想做搵客買賣。資格老的，朋友多，誰有什麼賣，誰要買，消息靈通，生意易成。我們這些外江佬，逃難客，商場上下熟人一個都沒有；如何做得成生意呢？我做了一年，一樁生意未成功，別人也一樣，自吃老本。

中懋公司股票生意

中懋公司只有兩個人賺了些錢，余英傑的股票公司生意甚好，他祇賺客人買賣時的手續費，除房子及股票公司職員薪水開支外，所有賺頭都是他的，他弄得甚好，在香港漸有名氣。潘光迥是二房東，每月收股票公司房錢并在股票公司有一份乾薪，他的生活費有着了。其餘股東董事們靠做生意賺錢，做不成生意，公司自無錢賺。我與公司的關係是這樣的；由我出資金一萬五千元爲股本；在公司做事每月薪水爲一千元。做了一年多後，潘兄向我說：下個月你沒有薪水了；因爲你的股本已給你自己吃光了，公司不能再給你薪水了。這一着，事前未曾說明，殊出意外。祇好另外設法謀生。

我與股票公司發生過一次買賣關係。我的胞弟廣湘時至台北，辦美國通訊社的事，收入甚好。有一次，他滙了一萬港幣給我，叫我替他買美國股票。我就去同余英傑商量，他計算一萬元港幣約合美金一千七百元。買股票祇需三成現款，可買五千七百元的美國股票。如買五十元一股的，可買一百多股。如果股票上漲一元，則可賺一百元以上；上漲十元，則可賺一千元。買成後自然天天望漲了。那知道事與願違，開始上漲了些時，以後就節節下跌，到末了股票賣了不夠還所賠的帳。這種風險自然是玩股票朋友所深知的。不過我的胞弟不是親自買賣的，我代他把一千多元蝕光了，要得好，應該由

我賠出來；我那時如何賠得出。我們兄弟間因此就不免有些誤會了。

股票公司愈做愈大，買賣股票的人，儘管賠本破家，公司照樣賺錢；十幾年後，余老板忽然跳樓自殺，於是謠言四起，說他如何如何；我那時已在美國教書，詳情就不得而知。後來潘光迥先生就到香港中文大學去教書。中懋公司如何下場不詳。但潘先生善於經營，他那兩座公事房如怡和洋行不收回，他總可以租出去按月收房錢。這是我在香港第一次做生意的收場。

裕誠行藥品也難做

在中懋公司做了一年多，沒有做成一筆生意，倒賠蝕了一萬多港幣。但看見了不少朋友，都是來買賣股票的。其中有一個是伊利諾大學同學，上海英國銀行中國經理，上海房地產大亨經老太太的女婿虞魯伯先生。他到余英傑處買賣股票，看見了我就非常高興。隨即請我到他新造的花園洋房去吃午飯。他到香港先在深水灣造了一所高大洋房；在香港扯旗山南邊，面臨大海，屋後有小山圍繞，種有竹樹群花。屋分兩宅，東宅為大客廳後廳及廚房和下房，西宅為臥室，一間為主人大臥室及浴室；一間為經老太太臥室及浴室；老太太年逾七十精神充沛，喜打牌，不打牌則燒香念佛；一間為小爺臥室及浴室，年十五、六尚在斯蒂芬中學讀書，虞先生有二子一女，女婿姓蔣為上海商業世家。虞太太為經老太太最疼愛之次女；據說經老太太將家產分與三個女兒，以二女所得最多，故願與二女住，其餘兩個小女兒已婚，仍在上海住。虞先生一生盤錢，無意於文字詩書，這天飯後全家坐客廳閒談，原來小爺在學校成績不佳，要找一

個中英數理全通的補習老師，找不到，今天看見我，虞先生靈機一動，要請我幫忙；條件是：每日下午派汽車到尖沙咀碼頭去接我到淺水灣上課，課後，吃飯，飯後汽車送回尖沙咀輪渡碼頭，每週五日，每日上課兩小時；每月送三百港幣。我因無事可做，而且一無收入，就一口答應。下星期一實行。年終考試，大少爺名列前茅，全家歡樂。以後就照舊推行，直至大少爺畢業留美為止。

在此期間，我們處得甚熟，我建議我們合夥做生意。他出錢，我出力。出錢者即公事房租金，家具佣人等費用，做到生意如須墊款等，由他負責，所有一切寫信接頭挖空心思找買主賣主，都是我的事。同意後，即用裕誠行爲招牌，裕者虞也；誠者陳也；裕誠者虞陳二人合夥做買賣也。那時我們想做美國製造廠之在港代理商。我想我們有如此財東，如此銀行經理作爲後盾，製造廠家可得最好保障，祇要看到有銷路的貨物就可以去函訂貨。結果在一個大樓租了一間房，雇了一個小聽差，帶了個打字機先到港府申請註冊，完成後即印信封信紙，即日開張。開張後每天看雜誌廣告，找合適的貨品商，寫信申請代理等。有一次看到一樣藥品叫「反意思他命」Anti-istamine 爲治傷風流鼻涕之特效藥，於是去函接洽并有復函商談。一天早晨，我正在與虞老板商談此事，忽聞大聲叫喊，闖進公事房，要與虞老板打架。虞老板忙與談論，據說他是隔壁某藥品進出口行之老板，連日在吾信箱中看到美國藥房與我們通信顯與他們搶生意，非打官司不可！這一嚇唬，把虞老板嚇傷了，隨即答應關門了事。

王老板的房地生意

裕誠行關門以後，虞老板就對我說：「我介紹一位朋友給你。這朋友姓王名寬誠，寧波人，聰明伶俐，有魄力、有膽量；他現在發了大財，在香港開了一間商行叫維大 *Verder Co.* 生意做得甚大，而且在香港造了不少房屋出租，估計現有千萬家財。他與我甚好。他原在上海做小生意，烟紙行之類，一間小門面，前面做生意，後面睡覺，小得很；他同我們的英國有利銀行來往，常常到行裡來借錢做生意，我信任他，他也從不滑帳，生意就漸漸做大了，同我就變成了好朋友。抗戰時期，我們都在後方，香港上海各海口，已爲日軍佔領。港幣變成一文不值，沒有人要。有一次，他來同我談，要將所有動產不動產，都變現金買港幣並向有利銀行借若干萬。我仍相信他，就如數借給他，他就儘其所有全買了港幣。勝利到來，果然英國人宣佈港幣不貶值，於是乎王先生一躍而爲百萬富翁，加以連年得發，已成爲千萬富翁了。他對我很好，我想把你荐給他，他會重用你，沒有問題！這個人沒有受過多少正式教育，中文能寫信，英文一竅不通。可是他的太太是金陵女大的校花。生了一個男孩子是白痴 *Retarded*。你同他談談你就知道他是絕頂聰明而常識豐富的人。等我同他約好，我帶你去看他。」

維大公司開設在皇后大道中，畢打街之華人行三樓。佔面積甚大，有十幾位在辦公。虞兄介紹我同王老板見面。王先生身材並不高大，白淨面龐，身不肥而壯實，聲音洪大，滿臉堆着笑，說了許多久仰幫忙的客套話。我出來後虞兄稍留亦辭出。出門後虞對我說：「王老板想借重你做他公司的高級職員，月薪一千二百元港幣；中午在公司吃飯，每早九時上班，下午五時下班；如果同意，下星期一正式上班。」此爲一九五三年夏季的事。上班後，王老板常常和我談話；他一開話盒子，就連續一兩

小時不停。原來他與中共做生意，常到廣州、上海、北平去；在北平長安東街，他開了一個新的大飯店與以前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差不多，叫新僑飯店；在上海設有分公司。他賺了中共不少錢，也被中共捐去了不少錢。他向英國德國製造商買進機器賣與中共。英國自己在香港有洋行推銷，德國沒有，所以他與德國做的買賣多。公司裏高級職員有四位；一位是股東也是多年的搭擋，寧波人姓葉，人稱葉老夫子；所有重要中文文件都由他動手；一位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叫忻啟星，專辦英文文件。還有一位是上海分公司的經理張二鳴；香港公司的經理叫房師（讀若銳）。大家處得甚好，午飯有兩桌中國飯，菜肴甚豐富。原來香港有許多小館子專門供應商行午飯，每午將飯菜挑送到各店，並代擺桌椅；吃完後代收拾乾淨，將碗筷殘羹挑走。職員如有應酬可到各大飯店大吃；辦法甚便。所有公司買賣手續有一定辦法遵循。大概大主雇就是一個，那是由老板自己或上海分公司在大陸拉來，本公司祇到出貨國問價要規範，然後寫好規範向國內報價。老板到公事房並無大事可辦，祇寫寫私人信件，問問各種機器貨物辦理情形而已。

王老板對於同仁福利甚為關心，常常想代同仁做些小買賣，由他出本錢，如有賺頭皆由同仁平分。有一次他向同仁講：有一宗貨色準可賺錢；他寫一名單列各人名下股本若干，其多少數目則依其本人對各人服務之評價而定。幾個月後，消息傳來，這筆生意虧蝕了六十萬港幣；王老板宣佈這一筆虧本完全由他一人擔負，大家鬆了一口氣，也佩服王老板的氣魄大。

他在香港北角造了幾百間公寓及市房；由他的大元公司負責設計建築，維護及收房租，那是他另

一賺錢組織。並在北角開了一個電影院。北角的天下是由一位寧波人王克強主持，他是一位「打粗的」跑腿賣力，與警察流氓打交道；王老板不來，他就是當地的主人，很吃得開。

書生到此百無一用

王老板自持甚謹，生活很嚴肅，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嫖妓，規規矩矩，一心一意，做生意賺錢。他同我處熟了，倒是開誠佈公，無話不談。他常常對我說：「對你自己的生計，一切不發愁，我養你的老！」不過他代中共吹捧得太利害，也不知他是真是假；他常去大陸，但他不搬家返去。他在家請客，都有我及虞老板作陪。他家裏沒有什麼書，除中共幾本毛文外，有水滸紅樓夢而已。家在深水灣左近，與虞老板之華廈遙遙相望。他私下對虞老板之逍遙生活不甚贊同。他對我甚好，那時我的津浦同事救濟總署九龍儲運局局長曾廣智閒居多年，我荐他到維大為一職員，藉以維持生活。後來曾先生因公司內紅氣味太重而辭職家居。他手下寧波人甚多自葉老夫子以下，都沒有受過甚多教育，葉老夫子常對我說：「你們這些受過大學教育，出過洋，留過學的，沒有用；我們都是社會生活中磨練出來的，什麼都應付得了；王老板同我們一樣，可是他成功了。大陸上的人都是社會大學畢業，用不着念書，念書沒有用！」這種論調實在聽不來，所以常常求去，但因生活問題不得不暫時忍耐着。

我在這時會做了些翻譯工作。我在報上看見一則美國萬國函授學校招請人員翻譯他們函授教科書。那時許多大陸學生逃亡到香港，無法升學而英文程度不足，不能自讀英文課本，所以他們動腦筋要

把他們的工程教科書譯成中文，在香港招收函授學生。他們在香港有一個代理公司，他們找我談話就派了工作，叫我翻譯機械工程的書。條件很簡單，每千字二十港元。我那時等錢用，什麼反條件都沒有，現在想來，實在賤賣了，連譯者名字都沒有，一年內在業餘時間代他們譯了十幾本小冊子，現在在手邊的有：

機械草圖 一冊 幾何畫 一冊 機械畫 一冊 高級機械畫 兩冊 機械設計 兩冊
對數 一冊 電學 三冊 三角對數 一冊 工程力學 四冊 機動學 一冊

共計十七冊，大概賺了他幾千港幣，貼補貼補生活費。其中也有一段有趣的黑幕。這公司初初找人找不到，條件甚寬，可以先付譯費。有位先生拿了譯費幾個月交不出貨，他找我幫他，我祇答應代他看稿改正；他要求我代譯，我未答應，後來由公司將原書交我代譯，譯成後公司照樣給譯費，原來已交譯費不知如何了結。亦文化奇文。

釣魚不着賠了釣餌

逃出紅禍初到香港的人，都想以錢找錢的辦法來謀求生活。最初兩年就在到處找機會。有一天李景潞王文山兩位先生來說，現在有一種實業可做，到海裏去捉魚賣錢！李景潞（博侯）是前交通部航政司長，王文山是前交通部人事科長；他們的學問、操守，以及社會經驗，都比我強。大家商討捉魚買賣的結論是：魚是天生在水裡的，不像五穀菜蔬，用不着看守資本，臨時捉來就賣錢，任何實業都

沒有這種事簡單。原則如此，就是要有內行到海裡去捉。李先生說他有兩個朋友是以下海爲生的，一位姓屈，一位姓楊；他們找到一只舊船，一切設備俱全，如果買下來就可以雇些魚手水手入海捕魚。其辦理事續先成立一公司，訂立章程，收集股本組織董事會選出董事長派定經理，向港府申請註冊，領照。當時選出李博侯爲董事長，屈楊二位分別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於是在海邊高仕打道一七五號租了一間房爲辦事房，股本十萬港幣，我出了一萬五，我還有股票爲證：我與內人各出五千，五個子女，每人一千。如果成功有利，照股本分攤。股款收齊，先將舊漁船買到，即停在公司門口。而後，就擇吉開往海外捉魚。

漁船開到海外約五七日即裝到滿船魚回來。所有的魚都是冰住的，到後第二天就要將魚送到魚市場拍賣。魚多時，拍賣價低；少時，價高。第一次回來，每個股東家都送到大魚三尾。後來每次回來，所捉魚有多有少。總經理們報告，所捉的魚不夠大，要到深海去捉。又說拍賣的價錢全靠漁行的人說多說少，頗有人事關係。如是者忙了不到一年，每次出海都是賺的少賠的多。我們三位文人既不是內行又不敢出海，聽兩位經理自由。同時拍賣裡面有無花樣，我們三位更不知情，而且不肯親自到魚市場觀察，也就聽兩位經理宰割。結果本錢蝕光，賣船還債，關門大吉，我們三位各人股本就買了三五條魚嘗鮮，慘透！

現在才知道開漁行同開館子一樣，自己不是厨子不能開館子；自己不是下海捉魚的，不可開漁業公司。拿錢買了一點經驗！我家存有股款收據七張，當日是否印了公司股票，我記不清楚了；也許股

票沒有印好，公司已經關門了。這也是旅港時一個發財夢。

曾養甫香江遭病魔

一九五〇年以後陸續在港避難者日增。戰前香港人口祇約四十萬，一九五〇年以後兩三年內增至二百萬，一切社會服務及教育機構皆不足應付人口之驟增，尤其給水日感不足，於是有制水（限制用水）之規定，其初時廿四小時供水者，減為十二小時，以後減至每日祇放水三小時！其他交通工具，學校設備，皆不能應付需要。

當時國內交通主管高級人員之在港者！據我所知，部長階級有葉恭綽、曾養甫；局長階級者有凌鴻勛、杜鎮遠、侯家源、陳伯莊；司長階級者有田定庵；處長階級者有顧啟文、林畹原、徐相等。葉部長資格最老，他是交通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在北平軍閥政府任交通部長，甚有建樹，最主要者為創立交通部路電郵航特別會計法，即交通部所屬之收入不得移作軍費；其次為培植人才，規定交通大學各學院畢業生，第一名以官費派往歐美留學，我畢業後承派往美國留學。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成立，葉先生頗不得意。大陸陷共後即避居香港。我雖為其門生，但彼此不熟，凌鴻勛局長因係他同鄉，常去警效；有一次凌先生告我謂葉部長手頭拮据，大家應各奉若干以為壽，余因凌之引頭登門候葉部長起居者一次，並承賜親書摺扇一柄存念。過此不久，凌先生告我謂葉部長已去大陸矣。

曾養甫部長居港十餘年，皆為病魔所困。我同他較熟，他到美國醫病時，我就常去看他。他在九

龍太子道買了一所舊房子，佔地甚大，有樓。我去看他好幾次。他喜歡打橋牌，田定庵先生常常去陪他。我的技術太差不能上陣，也就在桌邊觀戰。他坐在桌上，由會夫人將牌埋好，送到他手上執着，他要出什麼牌，再由會夫人抽牌送出。那當然不是打牌，完全藉此消磨時間而已。有時我過午去看他，他還沒有出臥房。我見他太太同一個男傭，替他穿着梳洗，然後由他們兩人前後護擁着，他自己聚精會神彎着兩腿搖搖幌幌地走出房門。客廳中間設有彈簧安樂椅一張。曾先生走到椅邊，背對椅面。男傭兩手抵曾先生兩手，將曾先生輕輕慢慢地沉入安樂椅中坐定。坐定後，笑容滿面，大聲說客套官話，論天下大事。細看情形，就是兩手兩腿不能行動自如，思想談話與平時一樣。如是者過了兩三年，全由會夫人日夜侍候。夫人雍容華貴，美麗軼群，生兩子兩女。兩子均在伊利諾大學讀書，長子在美開汽車出事逝世；次子畢業後，在美國做事，因做股票蝕大本而自戕，聞者無不酸鼻。

有一天中午，我家門口有人打門，說曾部長上樓來看我。我住在九龍漆咸道十七號三樓，樓梯有三四十級。我連說「擋駕！」他已走到門口，真喜出望外，他的病大有起色。略談後，又自己步行下樓，乘車而回，據會夫人說，每日下午她陪他乘車去新界逛一圈，吸吸新鮮空氣。我看他氣色紅潤，身體甚好，祇是手腿不靈。中西醫生不知找了多少，並無進步。後來他信仰耶穌，牧師勸他虔誠禱告，他覺得有進步，一次曾太太打電話來說曾先生可以跳上小凳子又跳下來；我同內人去看他，他表演給我們看，果然在小凳子上，跳上跳下，並能扶住牆壁自己走路。但我看他的兩臂兩腿還是彎着不能伸直。以後沒有消息。有人說他現在信巫術，由巫者作法，他就可以做大運動。曾太太電話中說作法

時甚靈，他可以行動自如，並可跳上床又跳下來，法術一退，他還是照舊。我們十分同情，但想不出辦法來幫助他。後來聽說他們搬了家，將舊房子拆掉，改造十幾層樓的公寓出租。又聽說曾先生會到日本就醫，由專家將腦部開刀，開刀後，就可以好了。再後來聽說他曾到台北謁見先總統蔣公云。不久就逝世。一代偉人，半生爲病所纏，未能盡其知能爲國家再做些大事，不禁仰天長嘆！

凌鴻勛侯家源軼事

凌鴻勛（竹銘）爲完成粵漢鐵路株韶段之工程局長，及全路管理局長；上海交大一九一五年土木工程畢業，爲工程界之巨人，與京張路巨人詹天佑，及唐山交大一九一六年土木工程專家第一巨人茅以昇齊名。凌先生爲人正直，學貫中西，爲儕輩所景仰。向來主持工程者都被認爲肥缺，許多做過工程局長者多富有，或腰懷多金或私屋連雲，鮮有生活侷促而須自謀升斗者。凌先生避港住九龍某樓，我曾去造訪，地方狹小，設備簡陋，而居所近飛機場日裡爲飛機昇落巨響所擾，決非曾任工程局長及交通部次長者所居之地。不久爲台北國民政府延聘，再爲國家籌能源謀建設，屢代表國民政府出席各項世界性會議。與之親近者，無不爲其人格所感召。其出國開會路經香港必降尊至我家聚晤，深引爲榮。

杜鎮遠（建勛）爲唐山交大一九一四年土木工程畢業。完成浙贛鐵路，並會爲粵漢鐵路局長。其人有一癖好，到一處就先造一座房子自住，僻居九龍，第一件事，就在鑽石山造住宅一所，作久居之計

。其時稍有積蓄本可久居，奈被捲入「炒金」美夢，將積蓄「炒完」，生活發生問題，居然挖空心思，在我身上打主意。原來我在美國辦路料時，我家眷原住滇緬鐵路工地，雲南之祿豐，後來日軍佔仰光，滇緬人員家眷遷居成都。我家在成都租住一位姓李的房子，房子雖舊，院子甚大，也能安居。杜先生到成都後照例先造住房，當然是簡單西式，有地板玻璃窗。本來他自己家眷住，後來他們移居重慶，房子空着，要找人看房子；他就找內人去住，並未說房錢，內人就去住了；勝利後我家搬去重慶轉上海。這一段公案早已忘却。杜先生此時忽來算房錢，並要二百美金一月，我們住了不足兩年就要四千美金，真匪夷所思。來了好幾次，急得不得了。結果送兩千美金了事。後來他就携家到大陸靠攏去了！他在國內造的住房甚多，不知道能住到一所否？

侯家源（甦民）蘇州人，南人北相，魁偉身材，方面大耳；爲人和藹，平易近人。唐山交大一九一八年土木系畢業，康奈耳大學碩士；曾修築浙贛鐵路，完成玉山南昌段；以後繼續完成湘桂鐵路，以及黔桂鐵路。黔桂鐵路通車後，正值日軍火力西進，難民傷兵，蟻集黔桂之獨山段，車頭因缺煤燒木材，木材燒完，燒沿途農村窗櫺家具，蒸氣力小，車不能進，於是難民傷兵鬧事，事聞於委員長蔣公，蔣公大怒，要槍斃侯兄，幾經軍政要人力保，方飭戴罪圖功！險矣哉！他到香港時，單身住旅館中，每日房飯錢甚高。我住處有三個臥房兩個浴室。原來兩個男孩住一臥室，三個女孩住一臥室。一九五〇年長男長女去美國。二兒最小，可與兩個姊姊同一臥室；騰出一間臥室連浴室，擬租與侯先生並代早晚兩頓伙食，每月貼我房錢若干，如此福利。後來侯太太同次女侯楠來港，亦住我家；侯楠同

我家兩個女孩住，我家二兒同我們夫妻住一臥室。侯楠生得聰明美麗，因在港居無多時，未曾入學。不久，他們一家全搬到台北去。侯先生被任爲省政府交通處處長，管轄公路、鐵路、及港口。他是一個鐵路工程人員，做管理工作故無法展其長才，後因高血壓及心臟病逝世。一個好工程大將，未得展其才，而賚志以終。

陳伯莊先生粵人，曾爲京滬滬杭甬兩鐵路局長，中文造詣甚深，有管理長才，有治事魄力，惜到任不久，即遇日軍侵略，淞滬戰事一起，人民塗炭，京滬完全爲軍事區域，管事者焦頭爛額。日佔京滬後全路撤退。勝利後京滬交通未及發揮潛力而共軍南下。伯莊先生到港後住九龍，深居簡出。亦甚拮据；有子在台，屢次迎養不去；我家離開香港，他仍在港。鐵路管理長才未能盡用也。

幾個交通界的朋友

田定庵先生江蘇南通人，係銀行專家，張公權先生之得力助手，又曾爲交通部財務司司長。到港時亦單身住旅館中，侯先生携眷去台，我就約他來住我家，與侯之條件相同。他在港曾一度做生意甚得發。他有一個姓邱的學生，在上海開有針織廠專門織造汗衫出口行，專門販賣他自己所製針織物賣與印尼。生意做通了，就找老師田先生做行裡的會計，田約其老同事我的伊利諾同學林腕原做英文秘書。他們三人每日在行裡辦公，中午在外吃飯。生意做得好時，他們就大吃大喝。田林二位都是大酒量，他們中午一頓飯可飲盡一瓶白蘭地。邱先生當時找我同去吃飯，飯菜實在豐富，不過我見他們用

玻璃汽水杯大嚼白蘭地，有些驚人。做了一年多，大家歡喜。田太太亦曾由大陸來港與田先生同住幾個月；然後又回大陸，說不久當再來居住。誰知一去不能如意再來。同時邱先生生意發生問題，不是工廠出了事，就是在上海出口出了問題；邱先生回了上海，也就不回來了。於是乎邱先生的進出口行關門。林先生加入越南的美援組織；他本是誠實人，就此回老家，原是好事，但越戰發生後，生命如何則不得而知，田先生不久亦去台北，爲正中書局之副總經理，我們仍時時通訊，他現在退休在家（另有新家）打太極拳，飲極品紹興酒。以自娛。

田先生離港後，我的房子又空；於是我又找房客，這一次弄了些不愉快的事。因爲這次找的是秦姓女房客。她父親同我的父親在上海同爲銀行秘書階級，過從甚密，且結爲金蘭；他們倆都能畫善飲；我也見過這位世伯，秦小姐新自美國歸來，在女子援萃中學教書，也是單身租房自食。我找她來住，也是彼此互利；不過這位世妹的行爲我沒有弄清楚；她住了不久，忽然說，學校本月未發薪水，故未給房飯錢，英國學校不發薪，這是不可能的事；也許她本月手頭不寬，託辭說說罷了。等了一個月，無下文；等到下月初一，她仍然說未發薪，我知有變；但爲世交，不能趕她出去，到次月底，她搬家了，以後每隔一個月去信索款迄無回音。想不到一位有教養的小姐，到美國受過高等教育，居然做得出這種事情。後來聽說她在九龍住過的地方也都是用這一套行徑，省却未滿兩個月的房租。爲人如此，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也！

她走後我們找過幾次外國人，一次是英國女秘書，一次是加拿大的生意人，他們祇住不吃；我們

處得甚好。這也是避難生活中一段經歷。

處長階級中來港避難者有顧啟文徐相兩人。他們携眷來後租鑽石山平房住，我們曾見過幾次面。不久他們都去大陸投共了。

鐵路機務方面有兩個巨頭都陷在紅色大陸，一個是程孝剛先生，一個是楊毅先生。程是江西人普渡大學的機械工程學士，歷任津浦機務處長，交通部技正，技術室主任等職。曾著有「計劃經濟」一書，中共當權後派為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在任多年。楊是江蘇吳江人，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學士，歷任津浦、平綏等路機務處長及交通部路政司幫辦多年，負責機務事宜。陷共遭清算，降為掃地伙、信差，罪名是「既曾為主管，必定貪污」！事為共幹封雲廷所知，申請調為工廠辦公室侍役，方免送信奔走及掃地之折騰！原來楊為津浦鐵路機務處長時，封為浦口機廠木匠，楊見其作物成績可觀，而頭腦清楚，可以繪圖設計，下條子提升為工務員，當時許多學校出身之工務員不以為然，以後楊更提升他為幫工程司。赤化後，封係工人出身，成份好，變成共幹，在工廠做負責工作，當了權，於是能對楊報恩，不知後來封會被清算為溫情主義否。

有鈕澤全者亦吳江人交大機械系畢業。在楊手下做機務段長廠長等職；抗戰時各路陷日，鈕在蘭州為西北公路局副局長。大陸赤化後曾發現在港，據說有人同行，不與任何人招呼，想係遭共幹監視之故也。

鈕澤全在港不久，即返大陸。

聖馬可教數理五年

在香港王老板的維大公司做了一年多，生活有着，王老板待人亦甚厚道，但他一面倒地捧中共言論有些刺耳，而且許多事言過其實。手下幾位幹部都是大翻身過來的無學術根基者，他們都喜氣洋洋自以爲是國家當權人，每每譏笑揶揄，嘲弄一班大學畢業或出洋留學者，說他們祇會擺樣子，無甚用處。當時有一位熊先生燕京大學畢業專長化工，常常因爲聽他們的言論而生氣，日有求去之心。又有一位姓繆的叫繆天行，剛到香港時身懷十幾萬美金，與王老板甚好，想係股東之一，稍通文墨，每談中國政治以爲非法家方法不可。他自己也開了一間進出口行做生意，可是運氣不佳，手中積蓄蝕光，結果回大陸去。王老板平時對他就不加重視。我當時觀察結果，以爲在香港立腳，我還有一筆蝕不掉的本錢——數理教材。當時有兩位同學在教書，同他們談談才知道香港學校分三類，一類是官立學校，待遇最好，不容易進去；一類是政府補助或津貼學校，待遇也不錯。比較容易找個教職；第三類是完全私立，所謂學店，待遇最差，學生最多。有一位同學在天主教立學校是受政府津貼的，他單身在港，生活優裕而油腔滑調，不像一個教育家。另一位在一個叫新法中學的教數理，那是一間私立學校，是商店性質，學費高而薪水低，但叫座的老師，待遇從優。這位同學有一位新太太，有一輛汽車，似乎過得很高興。我當時請教如何可謀得一個教職，他們都說不易。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上海儲運局同事，原在太古倉庫爲主任的楊寶璜先生。他說他在聖馬可教會中

學教書，那時候校長是刁作謙先生；刁先生已近八十歲，仍每日打網球精神甚好。我問有無機會教數理，他說他代打聽打聽。杳無消息，也就算了。後來聽說刁先生告老，新校長爲潘紹華先生。潘係武漢華中大學畢業，抗戰期間，華中大學在雲南大理上課，老同事曾廣智兩位小姐也在大理華中大學讀書；畢業後二小姐與同學潘君結婚，潘即新任聖瑪可中學校長。我得此內情，即去找曾廣智兄請他推薦於令坦。曾太太在座，她說「這必須辦到（It is a must）」後來潘上任後即聘我爲數理教員，月薪一千五百元。校址在香港「鐵崗」。一九五五年九月間開學，我在家門口乘漆咸道公共汽車到尖沙嘴乘天星小輪渡海，沿雪廠街直走到雲咸街街角即到。中午自帶三明治，在校中購牛奶一盃；飯後在飯堂小休，下午再上課。三時許下課後仍到維大公司辦兩小時公，然後回家。

課程爲代數、幾何及初級物理，甚爲簡單，晚間要看各生家課。英國教育對算術十分重視，無論二、三、四年級每星期必有算術一堂。大部分爲換算問題，如中國人斤求兩，兩求斤問題；他們最要緊的爲磅化先令，先令化辨士之類。在英國固爲日常必須之生活問題，在香港學生則毫無用處，但殖民地教育就非如此不可。當時教數學的同事有李雪鴻女士，她是密歇根畢業生，專門數學。另一位叫寶姑娘，Berrice Pope，她是傳教士，爲何明華主教 Bishop Hall 之好友。香港政權操於港督與主教之手；他們二位是港府最高當局，所以寶姑娘也就自認爲特權階級，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表示她有權威，她教算術代數有年，頗有經驗。學生看她不但是教員，而且是教會主管，所以都怕她；教員也因她有政治地位在教育司署可以隨便褒貶教員，也有點怕她。我教初級物理，而學校無物理

實驗室設備。化學有實驗室甚狹小。殖民地教育原以傳教及訓練英文為主，數理原為點綴品不甚重視。聖瑪可為教會學校，教會有錢，而且潘校長為牧師出身，亦何明華主教之得意門生；潘年輕有幹勁亦有眼光，建議原校湫隘無法發展，非建新校不可。結果在香港島東盡頭筲箕灣擇地建校。一年完成，一九五六年九月移入新校上課。這一變動，我就辛苦了！我每早過海後要改乘電車走三刻鐘方到校。故每日來回要乘汽車、輪船、電車三個鐘點，此後每日走路要披星戴月，在家不見天日；為生活，為避聽共產宣傳，自願忍受。但在工作上則大有發展。亦痛快事也。新校舍為三層樓鋼骨水泥建築，每層五大間課堂。屋頂靠東頭有兩個臥室的公寓，客廳飯廳廚房浴室齊全為校長住宅，底層西頭為大門，門內為校長辦公室。課堂外為長廊，長廊對面有廣場為運動場，場西為禮堂或為室內運動場。課堂底層兩大間為化學實驗室及物理實驗室；兩室之間為儀器間，實驗室內水電煤氣設備齊全，我甚為滿意。開學前校長謂有一筆預算專門置辦儀器，我大為興奮；翻開儀器公司說明書，將聲光力磁電各項儀器及設備買齊，祇對電子儀器及設備甚少購置。其中香港有現貨均陸續交來；無現貨者先到英國購置，非不得已不向美國購入。貨箱運到時學生老師都爭先開箱取貨，如小孩拆視玩具然。整理收存編號都師生合作。實驗儀器每項一套，做實驗課時，全班分為四組，每組做一不同之實驗，依編號輪流工作；每四個星期後完全換新。原來學校祇有六班，相當於初中三班，高中三班。一年後教育司署准本校加入第六班（高級班）相當於大學一年級。我就選用香港大學一年級所用之物理教科書及其實驗課本。同時數學方面，又添了三角，潘校長亦叫我担任。我有機會複習舊課而藉此多對學校服務

，倒毫不畏縮。六年級第一班畢業者祇有十人，畢業後入英美大學留學者有之，但不能考入香港大學；學額有限，而許多天資較好者皆在官立中學，競爭甚烈。有一位最好者我留為助教，他則藉此深造，以備來年考港大；其人為曾偉思，在港大畢業後留美深造，得化學博士在大眾車胎公司 General Tire Co 做事，頗被倚重。

我在教書表演及實驗時，有了曾先生幫忙就輕鬆得多了。有許多較高級的實驗，我有時間可以先期實做一次；以避免像我的小學教師做表演時之當堂出醜。我把學生所有報告都裝訂成冊，存在儀器間，一則可以將好的報告叫下班學生傳觀後得些啟示；二則畢業生回校時也可將自己成績翻閱略為陶醉一番；三則學校當局也可以按期展覽使學生家長知道學校如何教育其子女。

我正在教得精神抖擻時，教育司署忽通知校長謂我已達六十歲，一九五八年已達退休之年，以後每年須有醫生證明身體健康方可繼續再教一年，每年如是。這一通知不免叫我緊張起來，每年有失業之威脅。就常與朋友們商討辦法，維大公司舊同事熊先生（大絳）告我，謂唯一出路就是申請移民去美，到美國找生路去。并說他已申請，正在等簽證云。同時他就將申請門徑詳告，我也就如法泡製起來。在未成功以前仍在忍辱教書。學校原在鐵崗時，距家路近，每日尚有時間去維大公司幫幫忙。學校搬到筲箕灣後，每日在車船上花費了三小時，實在無法去維大辦事。這次有強迫退休威脅時，就到維大去看看王老板，談談近況。他好心表示：「你不用對這些事操心，學校要你退休時，你就退休到這裡來；我養得起你，我養你一辈子好嗎！」他這真正好意我至今還牢記在心。如果當日美國政府不

簽證而香港政府非要我退休不可時，我惟一的生路也祇有去找王老板了！

結束教書赴美求生

一九五九年七月美國領事館通知說，移民申請已被批准，請於接信之日三個月內啟程。這通知給我莫大之興奮，隨而辦理出國手續。這時掬英蘭英二女已在加拿大渥大華大學讀書，身邊祇有傳正二兒；他要趕到美國伊利諾大學秋季始業，就讓他先乘飛機走。我們夫婦二人則乘九月中開行之威爾遜總統號二等艙啟程。離港第一件大事要將房子家具頂出。當時有我的北洋大學學生畢天德（水源）先生，在印尼做事，不得意，想回港做事。他的家眷仍住鑽石山。我就回信告訴他，我要去美，所遺學校數理教師一席我可推荐，但我此次出行因身無積蓄尚缺少盤川。頗擬將住房頂出，其中有冰箱一只、煤氣浴水炉一只、柚木大床三只、柚木書枱坐椅三套、客廳餐廳家具齊全，擬收回頂費美金一千元，問他可否頂去。他回信接受頂房辦法并請推荐教席，我隨即替他辦到。此事一成，我就可以整理行裝。打算乘船乘火車可以省些盤川，但細細算來仍須一千元。於是函商在台北做事之胞弟廣湘，他立刻匯來美金一千元。於是諸事齊備就等開船日期。至於簽證及訂船票等事全由老友道崙士代為辦理。此時在美國之長子傳方已與台北去之劉亞姜女士結婚并生一子。住在羅島州之首府。在加拿大讀書之次女掬英已在美東波士頓與陳立夫兄之次子陳澤寧結婚。所以決定乘火車直到羅島，可以多帶行李。所謂行李者不過兩個人各帶一只大箱一只手提箱而已。回憶三十年前一九二九年去天津鐵路機廠

就職時，亦爲一箱、一捲行李、一手箱三件；一生粟六所能帶走者亦只一大箱一小箱而已。所謂「一肩行李，兩袖清風」。三十年工作代價就是多添了五個兒女，其中在家鄉所購三進瓦屋以及在上海所頂一座洋房皆非我所有，可慨矣夫！然而抗戰八年內戰三載後我家骨肉無一傷痛遺失者，亦云幸矣！

九月下旬在九龍碼頭上船，送行者有畢水源夫婦、曾廣智夫婦、潘紹華夫婦、王寬誠先生、虞魯伯先生、曾偉思先生，及道崙士先生等。所乘爲二等艙，夫婦不能同房，男女各別。吃飯在二等飯廳，桌凳雖無頭等豪華，而飯菜都還不錯；早餐有炒蛋、烤麵包、咖啡，以及炒米，玉米片和牛奶等。中餐有火腿三明治或鷄絲三明治、湯及咖啡等。晚飯更豐富有豬排、牛排、漢堡牛碎、素菜、牛奶、咖啡，咕咕或茶。有時亦有電影看。此次船行南太平洋，毫無風浪，食量頗好，心情亦佳。聞樓上一等艙音樂即回想樓上與樓下之生活懸殊也。船到夏威夷之火奴魯魯，我帶太太下船觀光，先到植物園，觀賞其奇花異草及各色各型之美齡蘭，再到水族館看各種各色之魚類及海狗海獺等，然後到中國館吃一頓中國飯。上船睡覺第二天一早開船。船到洛杉磯我們就乘火車，未買臥車票，好在火車無客，我們就在坐位上睡覺。車到芝加哥換車東行，車廂設備不佳，甚污穢。客人人色亦多係下流人物，行動粗魯言語衝撞，時有打架之事。我等噤若寒蟬，彼等亦不來找事。吃飯，車上有賣汽水咖啡及麪包者，有時下車買食；其實是一樣東西，不過價錢稍廉而已。兩夜三天未睡覺，累得很；到了波士頓站，由二女掬英夫婦來接到彼等公寓中，各吃一碗湯麪睡覺。一夜熟睡，至次日九時許方醒。二婿上班去，掬英侍候吃早飯，早飯後袖我六十元，我接到手中，心胸高興，此爲第一次收到兒女之反哺，喜得幾乎淚下。

第二天爲星期六，由二孀開車送到羅島州首府普樂維敦絲 Providence 大兒傳方家。結束了十年避難生活。

回憶香港風土人情

香港，我到過三次；第一次是去雲南調查滇越鐵路之運量是否可予利用運入抗戰物資，經過香港再去海防河內；第二次去美洽運鐵路器材，經過香港乘美國汎美公司之飛機；第三次，勝利後辦善後救濟總署之儲運工作，經過香港去梧州調查當地救濟物資之運用情形；每次經港都係一二日暫住性質，迄不知香港九龍之風土人情。此次避紅禍留港十年，頗有時間到處觀光并與當地人士交往，甚有可記爲留念者。遊歷港九新界，始則携家人同去，到一般民衆所遊樂處所；繼則在聖瑪可中學爲五六年級主任時，每年暑假前領學生郊遊，完全由學生主動接洽郊遊處所及準備食物，到一般民衆所不常到之處所。

一般民衆所常到之處所在香港者有：扯旗山、淺水灣、香港仔、華人墳場、虎豹別墅等；在九龍新界者有容龍別墅、沙田等。與學生同遊之地有大嶼山、鉛礦灣之避暑山莊、赤柱之聖士提反同學會之游泳場、石澳等地。茲分述其山光海色。

扯旗山爲香港最高的山頭，距海面一千八百呎，英文名叫維多利亞山 Victoria Peak，中國人叫太平山。我們由九龍過海雇車到花園道車站，乘登山纜車。開行後在中途有幾個車站。行約七分

鐘就到山頂。出站後在山頂廣場有瞭望台；北看九龍灣內船隻來往及英國兵艦一二，九龍及新界完全在望。下望香港街道，房屋櫛比無多空隙。南望一片大海，海中島嶼點點，心曠神怡。下台有牛奶房所開之咖啡店，入內飲茶，雅靜無聲，四面無窗，上顧蒼穹下碧海，四圍花木扶疎，春夏則萬紫千紅全奔眼底。出店沿山脚西行有小徑，可過一輛汽車，徑倚山臨海，雜樹叢生。循徑走愈走愈遠，山上有洋房爲西人住宅。再沿徑走則繞山頂而至山之北面，此爲鋼骨水泥之棧道，蒼苔滿佈，且有破損，似無人行，觀其狀似可繞山邊回至牛奶房，但因無把握遂折返原路。徑邊有路牌曰盧吉道。回到纜車站，候車下山回九龍。卽此小遊亦需五六小時之多。

淺水灣爲香港名勝，背山面海，半山有淺水灣大酒店，英文名爲 Repulse Bay Hotel。山上松杉蒼蔚，一片青綠；山下有大海灣，海邊白沙綿延十餘里；沙灘岸邊有大衆食堂。夜晚及周末，遊客紛集海濱游泳，擁擠得沙灘無隙地。我們初來時借虞老板汽車載全家七人到此。我們一家無人游泳，先在沙灘看浴裝競賽，并到麗多 Lido 咖啡館冷飲。晚飯大家在大衆食堂各選麪點吃。歸時，走上半山，到大酒店外圍欣賞盆花。大酒店住房甚多，飯廳亦大，而廳外走廊甚寬敞，遊客多喜在此宴客。遠看海灣有兩個半島伸入中國海，將海灣緊抱，灣內水平如鏡；偶見灣外有商輪或戰艦駛過。我的大兒子大女兒出洋時曾在此酒店歡聚送行，惜人多未能在走廊上吃。聞日本人攻擊香港時就在淺水灣登陸，而以大酒店爲大本營云。

香港仔在香港島南面英文名叫 Aberdeen，對海有一小島叫鴨洲，英人叫 Aberdeen Island 爲魚

船集散地；魚船每早由此出海。香港仔與鴨洲開設許多小飯店專烹魚鮮，尤以洲岸停靠有船上酒家，設備豪華，魚蝦鮮猛；店名用大字及電光照耀頗為奪目，有名為太白酒家者為當時最引遊客嗜鮮之所。我們也曾到此打過牙祭。所有魚蝦均養在海邊網中或桶中，臨烹時獻客前驗其「生猛」新鮮。我頗愛食其中蝦；上桌時白水煮熟之連壳中蝦一大堆，每只約二三吋長。食時用手將頭壳去其一半，蘸特備之佐料食之，異常鮮嫩有味。其佐料即醬油、麻油、醋之混合物，想來必加入味精甚多。

去香港仔不遠即為華人墳場，一片高高下下的墳地。門口有一石牌坊，橫額鐫「華人永遠墳場」，兩柱鐫一對聯曰：「華屋歸山邱，往古來今同一慨；春秋履霜露，慈孫孝子有餘思！」。我們在墳墓間憑弔時，見一高碑曰：「蔡子民先生之墓」。一代宗師何葬於國外耶？查知先生於一九四〇年在港逝世，當時抗戰正酣，半壁山河已淪敵手；暫時無法移葬國內；奈一九四一年冬，日佔香港；勝利不久，大陸又遭紅禍，國民政府迄未有暇移蔡先生之靈安葬國土也。哀哉。

虎豹別墅我們也去瞻仰過。此為「萬金油」起家之胡文虎文豹二人之傑作，聞在新加坡亦有同樣之建築。香港別墅建在銅鑼灣半山區，大門朝北。有大圍牆，牆內房屋為宮殿式，紅牆綠瓦，非常俗氣；并有許多泥塑木雕之人物與禽獸，仿造十殿閻王與小鬼。又在後面造一個七級寶塔；船行在九龍灣內即可看見；純粹為招徠生意之廣告建築；不足取。不過虎豹兄弟在香港有「星島日報」在推廣中國文化之工作上頗著功績。

我所記得的香港名勝祇如上述，九龍方面有黃大仙、鑽石山、荔枝角之荔園游藝場等，但無甚特

殊可資觀賞之地。新界方面我們常去者有容龍別墅，原爲私產，後來加設廚房，賣飯、賣冷飲，於是遊客增多矣。再後來加添住宿房間，幾成爲美國之汽車旅舍 Motel，四邊曠野，一望無際，亦可暫避塵囂。但我所常去者爲沙田。

沙田爲廣九鐵路（九龍至廣州）之首站，地靠潮水灣之口，住戶甚多，農產甚豐。同學蕭立坤在此開設牛奶房之支店，賣牛奶房之飲料及西點，地方幽靜，生意甚佳，夫婦兩人日夜經營，頗爲得手；我家常到彼處盤桓。在沙田市外山頭有巨石孤立，遠視似一婦人背負幼子向海遠眺，若盼航海之夫歸來者，鄉人呼爲「望夫石」。靠海邊離沙田不遠有一車公廟，廟雖小而香火尙盛。我們走去看時，廟門口有石刻對聯曰：「車轉普天下，般般醜心變好；公扶九約內，事事改禍爲祥。」上聯首字爲「車」，下聯首字爲「公」蓋爲車公廟而綴也。沙田地廣人稀，三面皆山，一面臨海，海對面山脈蜿蜒，風景雄偉。而山海之間有一片平地，未經應用。我們離港後香港中文大學即設於此，其校長爲李卓敏先生，爲前救濟總署副署長，我們常常通信，并承寄一學校風景照相來，校舍週連雲更爲山海生色矣。

與學生同遊最爲適意，一切工作皆由彼等自動服務，個個爭先，他們多爲港九本地人，與地方人士接洽更爲順利。一九五六年到新界吐露港漁村遊覽；此地有山有海灣，不亞於淺水灣之風光，奈交通不便，未加意經營。學生到後下海捉蟹捉蝦，并乘英船入海，余在海灣徜徉。途中並參觀一個正在建築中之水塘（蓄水池），石壩由深谷中砌成，長達哩許，厚約數十呎，爲港府連年不斷之工程，以

應付連年增加之人口；港府及居民爲飲水問題傷透腦筋。吐露港漁村，山青水碧，環境非常幽靜。當地人民除納稅外，度其自由生活，不虞有外來之侵略及軍閥之橫征暴斂。中國文人所緬懷之義皇上人，桃花源人，我想不過如此。

一九五七年學生們帶我去大嶼山之銀礦灣，教會友人之避暑山莊遊覽。大嶼山爲一大島，在香港之西南，曾有一銀礦，現已停開。不過有許多私人建築，備作週末靜息之地。去時須乘輪船渡海，到後方知此避暑山莊佔地甚大。有西式住房一所內有臥室飯廳及浴室，四週遍植松柏常青及各種盆栽。我們見潘校長正由室內步出，頗爲閒逸。對面爲一大竹園，水泥平地上置桌椅，師生圍坐閑話進午餐，非常快樂。距此半哩許有游泳池，男女學生入內游泳戲水者甚多，余則在樹根邊坐輪胎上閉目凝神忘我忘物忘去一切。

一九五八年到赤柱游泳。赤柱在香港島之南端，有名之貴族中小學叫聖士提反 St. Stephens 者在焉。赤柱灣海水清潔，沙灘甚廣；聖士提反畢業生同學會在此建有會所，有臥室、廚房、飯廳，更衣室淡水冲浴等應有盡有。學員到後群趨海濱游水，余則在圖書館休息看書。下午衆議步行參觀大潭篤蓄水池後再下山乘電車回家。大潭篤爲香港島上最大水塘。到後一看，相當偉大！一大片澄清綠水，偶因風起漣漪；看堤壩上，一邊水滿到頂，一邊深谷達千呎，水由壩頂溢出沿壩牆下流如匹練。走過堤壩下山，經黃泥涌夾道到跑馬地而返。

一九五九年曾帶學生去最高法院參觀。當年秋即離港去美。

香港是英國人的世界，港政府自然以英國人為主。但中國人之賜稱爵士者甚夥如何東爵士、周壽臣爵士、李某爵士等。何東爵士家我曾去過。我初到重慶組織救濟總署之儲運廳時，要找一英文秘書，有何晴翠者來投效，英文速寫打字均甚佳，我們同事幾年。避居九龍後，她曾來探望我幾次并約我們到新界去玩，因為她結婚後有汽車。有時請到她家飲茶。她是何東爵士的孫女，結婚後仍住爵邸。那爵邸簡直是一個碉堡，在香港窄街窄巷之山邊，門牆甚厚，室內窗小幽暗，上上下下房屋甚多，並獲知爵士之生活如皇家也。

周壽臣爵士為中國最早留美學生之一，與詹天佑同時。他回國後在清廷做過幾任首長就退休到港，被封為爵士。有女與中國名人王正廷結婚為補房。王到港後手頭并不寬裕；周氏夫人製西點託牛奶公司代賣。最出名者有栗泥蛋糕，生意甚佳，供不應求，購者須幾天訂貨。

李某者廣東人，初到香港為木匠，繼為包工，再繼則造房出租，就此起家成巨富，住屋連雲，信天主教，子女皆大學畢業出洋留學，回港後仍造屋出租，生生不已；亦被封為爵士，為香港統治階級。香港的中國文化因中國文化人之南遷而大有進展，原來的中文報紙祇有華僑日報編得像樣，文字亦甚通順。後來星島日報漸有新文化人加入，中國文字大有進步，我記得有任不名者，在副刊上每日有短評一篇，古色古香。再後來大公報南遷，中文大有起色，而中國文化亦深入民間。吃是中國文化之一，我初到香港時，週末帶家眷打牙祭，祇有到廣東茶莊「飲茶」。後來有個揚州大司務在九龍彌敦道靠近柯士甸道開了一個雪園，賣揚州菜，也有蒸包餃及乾絲肴肉之類，生意非常之好。店裡「走

堂的「侍者」也是揚州人，他們碰到我們這一家揚州同鄉，除侍候小心外，更加親熱似的，所以我家常常爲他們的座上客。他們成功的訣竅就是廚子侍者都是老板，所以內外精心決不含糊。我愛吃他家一個嫩鷄煨麪，麪純，湯鮮，鷄嫩，上面再加上幾根小青菜，青枝綠葉，真是一碗美術品。他家還有糯米燒賣，不常有；大司務說「這東西油太多，不宜多吃！」。

不久在街對面，樂宮電影院樓上，又開了一家樂宮樓，是北平館子，山東館子，麪食好；有大滷麪、炸醬麪、燴餅、片兒湯，仿膳的肉餡兒燒餅等；最妙的他們有北平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的綠豆糕；又有北平烤鴨，應有盡有，可嘆觀止矣！王老板在北角造了不少公寓後，移民增加；上海人寧波人就在這條街上開了一家「四五六」小吃館；他們有湯包、油炸酥餅，各色湯圓，各種菜飯，各種湯麪。簡直回到上海。吃的文化完全灌輸到香港來。

潘校長、楊寶璜同我三人每星期三輪流做東吃小館子。每次到一個不同的館子吃，將香港所有各省的館子都吃遍了；其中最價廉物美的是雪園；究竟廚子茶房做東家開的館子一定賺錢一定好。多年後回想到那一陣子的生活，雖然在逃難，總算過得舒適而愉快。以後到美生活又得看擇業的好壞以及自己運氣的通塞。